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五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尋人啟事

高向賢兄：延長縣甘谷驛、高家塌村人，過去在延安專署工作，日本投降後來山西，沒有音信。見報請速來信為盼！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無任感激。來信寄晉綏電訊分局　表弟　劉存儒

趙宗堂弟（乳名小五）河北阜平縣石猴村人，現年二十歲，於一九四三年由晉察冀到延安聯防司令部當勤務員，一直未給家寄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訴為感，來信交晉綏軍區工業部。趙宗耀

分院院長徐根竹同志逝世大會啟事

[illegible]

社論

為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

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領導中國人民擔負反帝反封建的現階段的革命任務，而且要擔負領導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共產黨在城市中主要的要吸收工人階級先進份子入黨，而在農村中則主要的要吸收僱貧農入黨，使黨的組織有更可靠的基礎。在黨章上規定，工人、僱貧農有入黨的優越條件。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包括知識份子在內），在黨章上也規定容許入黨。但[illegible]知識份子的人，必須表示願意獻身無產階級的事業，願意服從黨的紀律，才能吸收入黨，而且要在黨內不斷改造與教育。地主富農在黨章上則沒有明文規定，因為他是敵對階級。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建黨的原則。也是黨在任何時期，黨都應遵守的建黨原則。一年以來，本報不斷登載的各種各樣驚人的事實，充分證明在邊區黨、政、軍、民各種組織中嚴重的不純狀態，在以上鄉鎮成份，地主富農成份佔絕對多數，支部則許多是「統一戰線」的組織，雖有貧僱農，但不起領導作用，而且不少地區組織完全是地主富農、奸僞人員的集團，這是不合乎農村中建黨的基本原則的。這種嚴重的組織不純，也就影響了整個黨內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若干時期，邊區黨規定與執行各種政策上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遷就了地主富農，打擊了農民情緒，以及黨內嚴重的強迫命令，貪汚腐化，邀功自滿，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作風，固然邊區黨指導上有錯誤，但黨內組織不純又是影響和助長這些錯誤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而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也得以利用黨員稱號幹部外衣，毫無顧忌的實行其各種危害農民、破壞黨與各種組織的反動行為，在今天則成為澈底平分土地、消滅地主階級、爭取國內戰爭勝利的嚴重障礙。這是不能不引起嚴重注意的問題。

這種組織不純是從那裡來的呢？其根源，是由於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以來，建黨的指導思想上缺乏明確的原則，也缺乏建黨的經驗。沒有從發動羣衆當中，沒有鮮明的以僱貧農為基礎來建黨。抗日初期主要的是採取通過犧盟會動委會，各種訓練班的形式來發展黨，湧進黨內來的雖然也有不少的農民和眞心願意參加抗日的知識份子，然而同時卻混入了一批地主富農和流氓，他們為減輕負担，躲避兵役，「佔便宜」，「當幹部」的目的入了黨。三九年曾經一度整理。賀龍曾十分注意黨內不純的問題，因此四零年特別強調高級幹部加強黨性，軍隊內部思想上組織上的純潔。地方則在四一年提出整理支部與村選運動。當時雖然曾洗刷了一批壞份子出去，但並未發動羣衆，而是由上而下簡單的洗刷，村選也不能不流於形式的作用。因此也沒有澈底改變黨內不純的情況，在某些地方個別壞份子依然掌握了黨支大權，而強調洗刷落後份子，更給了能說會道的地主富農以留黨機會。同時又調走一批縣以上工農幹部，而代之以能「掌握政策」的知識份子幹部，實際上也有阻礙引進工農骨幹的作用。至於一九四三年以來所發動的減租鬥爭，沒有認眞執行少數同志的指示，羣衆運動不大，且不深入，在過去[illegible]之上，湧進黨內來的一批，其中有許多是農民，但其中不少是在舊的骨幹基礎上由上而下的提拔起來。而不少又是羣衆初期冒頭的不純正的份子，且不少又在以後經濟上發生變化時，政治上思想上亦逐漸蛻化。這批不純正的份子，很自然地又與原有的地主富農結合起來，或者形式上代替了舊的骨幹，但亦沒有脫出地主階級影響與利用，這些人成為農村的統治集團，農民稱之為「村蠹子」「縣蠹子」。他們騎在農民頭上，今天農民在打倒地主之後，認為翻了身，但還抬不起頭。四三年冬的搶救運動，雖然打擊了一些壞份子，但缺乏與地主階級鬥爭的連系，因此，反給了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以壓制羣衆的武器。另一方面則從各個學校中和生產運動中又吸收了許多地主、富農、流氓、地痞進來，而在敵我交界地區，則從瓦解敵僞工作中吸收了許多奸僞份子進來，這就更加深了組織不純的基礎。黨內如此，政權系統則只有過之[illegible]，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地區「三三制」實際上是地主、富農的「清一色」。許多地區，民兵系統成份嚴重不純，敵我不分，脫離羣衆嚴重，也成為壞份子統治羣衆的工具。老區如此，新區也不例外，「三朝元老兩朝紅」卻比比皆是。還可以看出黨內組織不純是如何的嚴重。在軍隊中，只有賀關的直接領導和鞏固，在組織上，特別是在各級領導骨幹上基本是純潔的，因此多年來一直能夠發揮它和民族敵人與階級敵人光榮的戰鬥作風，事實證明賀關的一二○師堅決清洗異己份子以及流氓兵痞的鬥爭，以及在新軍中進行對新軍[illegible]化的不正確思想的鬥爭是正確的，成功的。自然軍隊中的下層成份也有不純，特別是地方兵團有不純。但這多是在擴軍中，和生產據點中來的，其根源與地方黨的不純有密切關係。而從反攻以來的俘虜中，又混進一些奸僞份子兵痞流氓，這都是應該引起嚴格注意的。總之過去建黨都缺乏明確的階級原則，因此，也缺乏從羣衆運動中來改造黨與各種組織，因此黨內成份特別是骨幹成份沒有根本的改變。而四零年以來羣運屢次發生亂「糾正」，與反攻以來對兩面派份子的「過河不拆橋」，使黨內不純更有鞏固陣地。同時在組織制度上的不民主，作風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助長組織不純的作用。由於過去一貫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制度和個人的提拔制度，因而使幹部、黨員自負為羣衆的上級，比羣衆高一等，而羣衆也把他們看做「公家人」。因此，幹部黨員為羣衆當長工、做勤務員的觀念很薄弱，因而也沒有養成接受羣衆監督批評的習慣，當羣衆起來監督批評他們的時候，他們就罵羣衆為「窮小子」，不應該管他們。於是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得以利用這種不民主、官僚主義制度而上下其手，對上採取隱瞞成份，投機取巧，陽奉陰違，兩面一套，邀功假報，對下採取各種手段拉攏，結成一[illegible]，互相包庇，壓制民主，羣衆沒有監督、審查、批評、處罰、撤換等權利和習慣，另一方面，村選、會選、罷免等民主形式，又被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所利用，因而他們得以合法存在下去，而領導上則毫不警惕和檢查，鼓吹「英雄」「模範」「典型」「創造」「結合」，使這批不純份子更加取得合法，得以繼續發展。被假象與數字所誘惑炫耀的照例的結論「基本上是好幹部」，「百分之七十是農民幹部」，恰好起了麻痺自己庇護組織不純的作用。因此不澈底改變這種官僚主義制度和習慣，不充分發揚羣衆的民主，不提倡嚴格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組織不純是沒法改變的。

在今天，我黨轉變執行澈底平分土地，消滅地主階級，爭取國內戰爭勝利的任務的時候，黨內的組織不純，的確是嚴重的障礙。首先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的確是擁護地主階級經濟利益與政治統治的積極支持者（如靜樂史家山賈家昆弟兄與保德窰村劉茂文父子黨），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各地農民起來首先就要求嚴格懲辦這批壞蛋的基本原因。事實證明這些壞蛋被打倒以後，羣衆起來了，地主階級打垮了，黨才能眞正接近羣衆獲得羣衆的擁護，黨的發展才能眞正向僱貧農開門。又因為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不僅是從減租減息以來採用公開與隱蔽的辦法保存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勢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混入了黨與新政權內，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並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極力影響黨，在組織上操縱和御用着黨與政權的許多部門，與我黨許多出身是地主富農但未澈底放棄地主階級立場的份子，和許多立場不堅定的份子糾纏不清，也與許多出身是農民但貪汚自私思想蛻化作風很壞的份子糾纏不清，他們同樣表現各種不同程度對農民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制，這也是為什麼當黨批准羣衆路線審查幹部時，黨內許多人就採取抵抗和懷疑的主要原因。對於這些份子說來，在今天的羣衆審查中，如果他們不放棄自己的立場，向羣衆低頭，承認錯誤，羣衆也一定會嚴格的批評、鬥爭以至處罰他們。因為如果羣衆不能嚴格的批評、鬥爭或處罰他們，羣衆就不能揭開這些「村蠹子」、「縣蠹子」，也就不可能打垮地主階級。從形式上看來是幹部問題、組織問題，實質上卻是土地問題，階級問題，又是民主問題。如果我們對上述這些人採取純思想教育的辦法，或者專用由上而下的審查的辦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都是證明行不通的。因此，只有採用羣衆路綫的審查方針，只有羣衆路綫才能揭露階級的本質，區別各種不同的情況，既可達到打倒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的目的，爭取貧僱農民翻身，消滅封建剝削的份子，同時也解決羣衆民主的要求。也只有羣衆眞正有了民主，才能澈底打倒地主階級，黨的純潔才更有保證。這是兩者不可分離的問題。一年多以來，許多同志從實際鬥爭中已漸漸有了覺悟，認識了這一問題，堅決起來鬥爭了，然而還有許多人並未覺悟，這裏面有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是好幹部黨員，在過去和地主的統一戰線中模糊了，失去了階級的敏感；另一種則是包括地主富農出身沒有澈底放棄地主立場的份子，與其他成份出身立場不堅定和嚴重自私脫離羣衆的份子，或多或少還和封建保持或發生着某種聯系，他們過去曾經參加革命，也表示願意繼續跟着革命走下去，對打垮地主階級，他好像也贊成，但是對於自己的地主家庭問題就動搖，對清洗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他好像也贊成，但是在自己熟識和親近的一些具體人和與自己多少有點關聯的具體問題上就動搖，甚者竟至陷落到有意無意的包庇自己家庭，同情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或者在某些問題上和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結合在一起。這些人當中，或者企圖減低成份，藉口家庭是「開明地主」，沒有直接幫助地主家庭，來減輕批評與避免羣衆的審查，或者以為自己過去還有「功勞」，便以功自居而抵抗羣衆對自己在立場上所犯錯誤和自私行為的審查；或者藉口自己的錯誤是由於領導上政策的不明確不澈底，來逃避自己曾經包庇地主之類事件在立場上所應負的責任；或者藉口是上級所給任務，錯誤了是上級的責任，來掩蓋自己執行中的自私甚至犯罪的行為。第一種實質上仍是站在地主立場來說話的。第二種是羣衆審查中所包括了的，羣衆是會區分幹部的功過，但不能因有功而保留自己的錯誤。後兩種上級應負沒有嚴格檢查與批評的責任，至於自己的錯誤立場和自私行為則要自己負完全責任。凡用那些藉口來抵抗、逃避、掩蓋，都只是更加嚴[illegible]劣品質，而激起羣衆加重批評處分。至於在審查中企圖只承認一部份錯誤以[illegible]的，或者避重就輕，或者口頭上贊成黨的政策羣衆的審查，而背地裏反對的人，也同樣只有激起羣衆的加重批評和處分。這一類的份子，必須經過嚴格的考驗、鍛鍊，並痛下決心放棄自己的立場，在羣衆鬥爭中澈底改造自己，才能夠挽救自己，須知，不經過一個痛苦的過程，改造是不容易的。而反之，也將有陷落到反革命前途的危險。今天的問題很明白，在失敗的階級鬥爭中，決不容許掩蓋自己，逃避責任，同樣不容許模稜兩可的兩面態度，因此黨號召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在鬥爭中承受嚴格的考驗，每一個人都應該服從羣衆的審查。每一個人都應該起來表明自己的態度，應該誠懇、勇敢的起來揭發自己揭發別人，只要不隱瞞成份和錯誤，只要把貪汚的東西全部交出來，只要堅決和自己地主家庭斬斷關係，只要把過去兩面派行為坦白出來，並決心立功贖罪，就可以[illegible]既往不咎，或將功折罪，或叛離立功。但如果要自甘墮落，仍想繼續投機取巧，兩面三刀，企圖推卸自己的罪責，或進行公開抵抗，則將要受到羣衆的嚴厲懲罰，與黨紀的處分。對於那些隱瞞、縱容和包庇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因而造成罪惡行為者，亦必須向黨向羣衆忠實揭露，否則，必須澈底追究其應負的責任。這就是我們純潔黨採取的方針和態度。（下接第二版）

保德三區組織貧僱農通訊小組

翻身農民爲本報寫稿

開通訊會議給報紙提了寶貴意見

（本報訊）據邊區保德工作團負責通訊工作的刁戈同志來信說：工作團除在本身加強通訊工作外，已開始在貧僱農積極份子中建立通訊組織。三區區農民代表會上，識字的代表於十一月十一日開了一次通訊會議，新畦、袁家莊等五個行政村，推選出張金駒、張行憲等五人爲通訊小組長，負責建立通訊小組和組織報導。來信介紹這些同志都是新翻身農民，從來沒有寫過稿，只有張金駒、楊殖章等三人各人寫過一篇，金駒的一篇寄給縣上的通訊幹事，說是寫的太長了，退了回去；殖章的一篇寄給報社，沒有列登，也沒有退回去。（編者按：來信沒有說明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希望把以上兩稿的內容及寄稿月日盡可能詳細的告訴我們，以便檢查。）在這次通訊會議上大家都提出批評，希望報社耐心修改稿子，不用的稿子，一定要提意見退回去。大家對過去報上登出一些不眞實消息也揭發出來，韓改朝說：「柳樹溝前二年大變工，打下一石多蕎麥，韓過記（曾是邊區「勞英」，現被群衆鬥爭）捏造打下二十多石，後來報上登出來了。」這種不眞實的消息，使報紙脫離了群衆，大家檢討要把報紙改造爲土地改革的報紙，爲貧苦農民服務，貧僱農就要積極給報紙寫稿。會後各通訊小組都試寫一篇，有的集體寫，有的單獨寫，一共寫下八篇，除兩篇外，給報社寄來六篇，現在分別刊登如下（只改了個別字句，寫法和內容均爲原來面目——編者）：

張金駒同志報導：

新畦分果實走了富農路綫

錯誤要由工作團同志負主要責任

三區區農民代表大會上，總結土改經驗，發現新畦行政村在分配鬥爭果實中，沒有按行政村統一分配，形成富農路綫。新畦土改工作於四月底結束後，工作團即轉移他村，只留下也文煥幫助辦，決[illegible]作問題，但有的地主富農清算不徹底，群衆自發起來繼續鬥爭。木瓜耳自然村鬥地主挖出的底財，買的九十四疋大布、三疋洋布及衣被數十件，除往其他村調劑二十四疋布外，全都本村分了，陳虎兒中農三口人，分到七疋大布、四丈八尺洋布，陳付同貧農五口人也是分到七疋大布、四丈八尺洋布。婆家寨自然村只鬥出六疋布，貧農陳東子六口人，只分到一個大布另二丈，單身漢貧農秦二洞，只分到一丈二尺布，該村群衆反映，咱行政村是發的發，窮的窮。這次在區選農民代表大會上研究，木瓜耳的分配自私了，沒照顧其他村的貧苦農民，但是木瓜耳的代表說，工作團和文煥叫我們往出調劑二十四疋布，我們也沒少調劑。最後全體代表指出，沒按行政村統一分配原則，照顧貧苦農民，還首先要工作團同志負主要責任，區農民代表已決定組織複查組去重分。（原新畦通訊小組組長、現新任三區區書張金駒）

楊殖章同志報導：

窯家墕讓富農參加了農會　惡霸參加貧農小組。

三區窯家墕，土地改革中被淸算過的富農張子榮、侯河子兩人，能說會道，在整理農會時，有人認爲他倆個人思想已投降貧農了，就讓參加了農會，隨得村裏現在不團結。同時又把貧農衛信子開除出貧農小組了，反而把被研究爲惡霸的人吸參加貧農小組。衛信子反映說：「不讓我參加，說我有一點兩面子說話的毛病，他們惡霸給爲甚能參加，我就不能了？」平分土地時，他們又把有兩口人的新中農鬥掉了，改分了三個人的土地。又有一家，名同子，問下的媳婦，還沒有娶過就頂了人口，分了一份土地，現在大家都不滿意。（編者按：平分土地中，開二口按三口分，問下媳婦出人口，沒說明群衆爲什麼不滿意，望讀者注意。）這些事情，在這次總結工作中才檢查出來，決定組織複查小組，進行複查。（編者按：殖章同志反映出這個村的問題很嚴重，很重要，就是原因沒有寫出來，希望複查小組到該村後，能及時進行詳細報導。）（保德杌塌溝農會委員楊蘊章）

張行憲同志報導：

乾草塌浪費果實

受到鄰村農會的批評

保德三區南河溝所屬乾草塌，是個偏僻小村，是很貧苦的村，在這次土地改革得到果實很少，離這三里地較大的村南河溝，分給他們粗糧十石，內有麥子六斗，可是該村主任病故，衆開追悼，大會祭奠，宰豬一口，重三十斤，殺羊一隻，重四十八斤，購麥子四斗，大會一餐，參加吃的中貧農七十多人，引起分給他們糧的鄰村群衆不滿意，受到鄰村農會的批評。（新選三區農會主任委員張行憲）

袁家莊通訊小組報導：

郝家塔用撤職富農幹部使群衆鬥爭失敗

保德三區袁家莊所屬郝家塔村，有地主三戶、富農四戶、中農六戶、貧農連新移來的二戶共六戶，貧僱農認爲自已起不了骨幹作用，反把富農劉汝革選成自己的好幹部，選了他當分配委員，其他自然村反映富農劉汝革沒有當主席資格，因他是撤職幹部，他參加五寨土地改革時，和地主女人睡覺，在這次土地改革中又把[illegible]衆，使鬥爭失敗。（袁家莊農民通訊小組集體寫）

尚家塔通訊小組報導：

舊幹部劉建昇給富農隱藏財物

尚家塔村劉建昇，是行政村的農會幹部，在土地改革前，群衆相信他是好幹部，在土地改革中，發現他的立場不對，事實如下：一、包庇富農劉常青，把劉常青的二十九元白洋寄放他家中，他女人說出後，群衆就從他家搞出來。二、他姐夫喬俊發是四區喬家塔的富農，喬俊發在他家寄放了綿羊十七隻、衣服五件，也從他家搞出來。三、劉建昇的成份是中農，歷史不好，他的岳父是富家峁地主閆蛇子，他的妹夫閆齊捨是四區閆家川的惡霸地主，如史家又是富農。四、在分配果實時他和劉出虎（中農）提議公分，因中農人多，貧農人少，中農贊成，貧農沒說話，結果通過了，分時由大家來搭，中農人數多，也就給的多。（編者按：中農分配中發生這樣的問題，說明該村貧僱農沒有眞正起來，當地領導上應抓這個問題，進行徹底檢查，必須使貧僱農形成核心領導，否則該村的工作會全部失敗的。）因爲他有以上事實，貧僱農小組討論撤了他的職。（保德尚家塔農民通訊小組集體寫）

南河溝通訊小組報導：

三區區合作社替地主富農服了務

保德三區農民代表大會上，八十餘代表檢查了區合作社工作，合作社負責人張儒仁檢討了過去合作社爲誰服務，犯了不少錯誤：一、營業方面：出售貨物時，思想上只是賣給地主富農，和好的中農，說這些人短不下，如貧苦人來買，就要現錢才賣哩，可是現在地主短下的賬很難要起，合作社受了很大損失。二、組織方面：今春培養了各村婦女工人二十餘個，來時只看介紹信，不嚴格檢查成份，結果培養了地主富農的婦女就半數有餘，白吃小米很多。受訓時一個韓家灣的貧苦婦女，不多說話，衣服穿的破爛不堪，其他婦女家的較好，結果這貧苦婦女窮的吃飯連火房不敢去，其他婦女就說這人很笨，恐怕習不成本事。負責人郝主任也就聽上別人的話，把這個婦女趕回去，使貧僱農受到很大損失，是甚麼階級的（編者按：這個郝主任叫什麼名字，他聽了什麼人的話，他爲什麼要聽那些人的話了他不但應該賠，還應向群衆檢查）。（南河溝農民通訊小組）

地主狗腿馬駒駒被農會開除了

（本報訊）興縣四區官莊村貧農小組馬駒駒，和地主劉有福的兒媳婦有男女關係，給地主當狗腿，被開除了。這在一九四四年秋天減租時，他在衆人面前減下來的租子，但暗地偷偷的送給地主劉有福。今年正月，他請劉有福吃東西，他把自己準備下的豬肉、白麵、雞送到地主家裡去，[illegible]。今年七月，[illegible]。群衆向劉有福進行鬥爭，駒駒怕的站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講，[illegible]交不出來。」八月，群衆清算劉[illegible]，他堅決[illegible]，仍是個採取軟[illegible]的辦法，他也承認錯誤，說：「以後再也不敢了，一定和衆人站在一搭。」因此土地改革開始，組織貧農小組，仍吸收他參加，但他在小組中很少講話，從不對地主表示一點態度。一次在婦女訴苦會上，他婆姨講出他中了地主美人計的事，就被他找了個藉口，恐嚇的打了一頓，群衆在外面聽到他婆姨的苦叫，貧農小組馬上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將馬駒駒叫來，問他爲甚打婆姨，他還態度強硬的說：「我想打了，這是我的女人！」群衆氣憤不過，當即將他開除出貧農小組，把他扣起來。在第二天的中貧農大會上，中農們也說：「貧農小組不要，咱們的農會也不要他，咱們的農會也得整頓整頓哩！」一致意見將他開除農會，大家說：「叫他受一受再說吧！這傢伙還沒覺悟哩！」（煥文）

保德楊家灣等村農民開大會

把破產地主富農趕出會場

（保德訊）二區楊家灣、韓家塔等八個自然村，三百餘群衆於本月五日集會，選舉貧農李引科等十人，爲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在選舉大會上，王兒塔貧農張重說：「俺村潤叔則弟兄三個人，[illegible]他老子板凳則是個秀才，有二百來垧地，放下一堆，串門子，他兄弟當官，[illegible]，高利[illegible]」全場一致同意[illegible]破落地主，當即趕出會場。另有九戶富農，也被趕出了。（海如、運登）

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

（上接第一版）

前面已經指出，今天改造組織的目的，是爲了戰爭與土改，同時也爲了澈底改變過去一些不民主的官僚主義制度和習慣，所以依靠群衆審查，是堅定不移的原則。我們的群衆路綫，主要是依靠僱貧農組織和以僱貧農爲核心的各級農民代表會。僱貧農是農村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我黨在農村的基礎，是我黨最可依靠的階級力量。今天在改造組織中依靠他們，是我們不可動搖的階級原則。因此實行僱貧農會議的審查，和以僱貧農爲核心的農民大會與各級農民代表會審查的群衆路綫，就是我們的階級路綫。只有經過這樣有明確階級原則的群衆路綫，才能正確完成改造組織的任務。因此，各地必須把僱貧農充分發動起來，如果錯誤的不走僱貧農路綫，而走了「幹部」路綫、中農路綫（其結果就會是地主富農路綫），則不僅不能完成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平分土地的任務，同時也不可能完成改造組織的任務。只要我們把僱貧農充分發動起來了，組成僱貧農組織，黨的發展對象主要的也是以僱貧農爲基礎，並建立了以僱貧農爲核心的代表會——這樣的代表會，即是新的權力組織，可以代替舊有的群衆與政權的組織，它的本身即成了整個組織的基礎——而依靠了這些組織力量，對於改造各種各級組織就有了根本的保證。今後凡黨員和幹部，都須首先經過僱貧農會議的審查，然後才由農民大會審查（地主富農不准參加），各級農民代表會，則負責審查各級組織。至於混入各種組織的階級異已份子投機份子，則不受以上規定的限制，只要當地群衆要求拿去清算、懲辦，就可以拿去清算、懲辦。凡經僱貧農會議，農民大會或各級農民代表會審查的幹部，除了被群衆處分、撤職、開除者外，只要向群衆低頭，承認錯誤，群衆認爲還可以繼續爲人民辦事的，仍可[illegible]繼續參加革命工作。[illegible]還願意繼續參加革命，經過群衆的考驗的，也給以繼續參加革命的機會。但所有[illegible]的人員，凡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illegible]他的要求是嚴格的，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確實經過考驗已放棄立場，眞心投降群衆，[illegible]級，眞正爲人民辦事，經過群衆批准[illegible]，才可以批准的。我們共產黨是不能容許任何階級異已份子投機份子留在黨內的，這是原則問題，必須嚴格的明確。這個群衆路綫，是我們應根本依靠的路綫。爲了更好實現這個路綫，該把機關的審查與之密切配合，因此，黨、政、軍、民各機關都應該全部動員起來，深入[illegible]查運動。在機關裏應該把貧苦農民出身的，和[illegible]經過若干考驗思想比較純正的同志形成核心，與全黨關係群衆相結合，進行對於每一個人的審查。縣級以上[illegible]每一個人的問題，同時接受任何人的檢舉和報告。這樣把[illegible]切結合起來，[illegible]底改變過去不民主、官僚主義的制度和作風，[illegible]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爲實現澈底平分土地爭取[illegible]戰爭勝利到底而鬥爭。

（完）

華東我軍追擊敗敵 收復膠縣包圍高密
控制膠濟鐵路二百餘里

（新華社華東二十三日電）解放軍二十一日下午三時收復膠濟路東段戰略要地膠縣城，守敵全部東竄。至此，膠濟路西起蔡縣以東之坊子，東迄膠縣以東之沽河東岸二百餘里，除高密一座孤城外，已全部爲我控制，高密守敵已陷入重圍。按膠縣係於八月五日爲蔣匪侵佔，成爲當時蔣匪向膠東進攻之基地之一，十月九日膠河大戰後，蔣匪整九師即逃踞該地及其高沿線。自本月六日起，解放軍在高縣一線堵截西逃蔣匪九個半旅，並將其擊潰後，蔣匪被迫扭頭東竄，解放軍於十三日發起追擊，一夜東挺六十里，直逼高密城下，蔣匪驚魂未定，又遭三面夾擊，乃繼續狼狽東逃，解放軍跟蹤追擊，至十七日止，前後殲滅蔣匪共達三千餘名。二十一日，解放軍又進逼膠縣城，蔣匪乃慌忙棄城而逃。至被整九師留至後尾抵擋解放軍的雜牌軍整六十四師殘部及「還鄉團」一部，因逃走不及，現乃龜縮於高密孤城。

（新華社華東二十三日電）膠東南海軍分區地武一部，配合青島、即（墨）東兩武工隊，於本月十四日清剿即墨城東約五十公里之王村島蔣匪，全殲敵一個保安隊，兩個鄉隊，共俘敵四百十三名，斃傷敵一百三十二名，繳長短槍八十七支、機槍二挺。

入膠東蔣匪，於十一月份向淄川、益都沿線區出擊，將該地區膠濟路南側之蔣匪悉數肅清，一舉收復臨朐後，並一度攻入益都城及濟路上之辛店、金嶺兩重鎮。

游擊戰配合主力 使犯膠東敵深陷泥淖

（新華社華東二十三日電）膠東半島與膠濟沿線人民游擊戰爭廣泛開展，配合主力，不斷殲敵，已使竄擾侵入該區之蔣匪深陷泥淖。膠東地武與民兵配合主力，於十月下旬至本月初，粉碎蔣匪對崑崙山區、艾山區之「清剿」計劃後，勝利挺進敵之心臟地帶，打擊敵偽政權，摧毀敵之據點。萊陽敵人僅在周圍數里內爲據點偵伺。萊西人民游擊隊自東南西三面威迫敵人，逼近城南之廟山、三里溝兩據點。棲台四郊游擊隊多次襲擊外出搶掠蔣匪，並予敵以殺傷。迄今被困威海衛東北郊棉花山之敵，每次出擾，亦均遭到痛擊。青島武工隊活躍於近郊外圍及即墨城郊，十月十二日，一次會於鰲山一帶殲敵四個營。膠濟沿線游擊隊直接配合主力作戰，蔣匪（縣）南地區之敵縣城內及鐵路一線，收復附近村莊百餘處。深入平（度）南敵後之地武，往來於高（密）平（度）兩個，襲擊敵人。即墨地武十月三十日附同膠濟線挺進，摧毀七十餘村偽組織後，本月五日，又在烟青路上東齊埠一帶擊退偽匪增援兩次，共俘敵四百二十餘名，斃傷敵八十除。許南岔中地方兵團爲據同死際。

抗議蔣匪非法宣判
浙大學生第三次罷課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綜合美聯、合衆社滬廿一、廿二日訊：杭州浙大宣佈罷課三天，抗議蔣匪浙江高等法院於廿二日「宣判」該校學生陳建新、黃世民、鄒伯瑞三人七年徒刑。按該三學生係於上月廿五日與被蔣匪殺害之于子三烈士同時被捕，浙大學生爲抗議蔣匪逮捕「殺害」行，曾兩度舉行爲期各一週的罷課，此爲本月來第三次罷課。另據美聯社滬十八日電報導：上海學生仍堅持罷課，已有女學生兩人繼遭蔣匪逮捕。又滬于三烈士被害已近三週，蔣區學生憤怒情緒仍極高漲。

于子三烈士慘案經過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據上海「觀察」週刊三卷十一期報導蔣匪逮捕屠殺浙大于子三烈士慘案經過稱：十月二十五日，浙大農藝系四年級學生于子三，農經系四年級學生鄒伯瑞，同往賀校友汪君新婚，供職於上海之道中女校之陳建新及將赴農民銀行之黃世民兩校友，亦於是日乘車抵杭賀喜，彼等相遇後，晤談甚歡。至晚上十時許，于、鄒離返校時，校車已開出，鄒因久患腳病，不便夜行，于亦須於翌日晨出席浙大張故教育長追悼會，爲方便計，遂同留宿於陳黃兩人在大同旅館所賃房間。是晚深夜二時許，蔣匪軍警於檢查旅館時，即無理將四人逮去，逮捕時，既無拘票，更未說明原因。

浙大學生自治會獲悉後，憤慨異常，於二十七日即向蔣匪提出立即釋放及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兩項正義要求，並分頭向蔣匪警察局交涉。蔣匪浙江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初時尚圖抵賴，諉稱「不知」，後經證實抗議後，始承認將四人拘於警察局獄中，並佯允於二十八日移送蔣匪法院。至二十六號，又自食前言，仍不遵送，自此，蔣匪敷衍搪塞，眞相已經明瞭，浙大全體學生遂決定二十九日晚蔣匪仍不釋放四被捕同學，全校即於三十日起罷課。

二十九日，蔣匪保安司令部行兇後，作賊心虛，竟無恥地強迫抱病在身的竺校長，簽字證明他看見于係「自殺」，但爲竺氏拒絕，至此，蔣匪謀卸殺害于子責任之奸計遂不得逞，而其陰謀亦同時暴露無遺。當晚，于烈士被害消息傳至浙大，全校即捲入反屠殺爭自由罷課中，全體教授亦痛恨異常，與學生一致堅決主張調查蔣匪殺害于子三烈士眞相，控訴蔣匪浙江保安司令部警察謀殺罪行。

蔣匪於行兇後，妄圖誣指于子三烈士係「自殺身死」，但甚至與蔣匪官方有關之「觀察」週刊，亦不得不吞吞吐吐，透露出慘案中的若干眞相，該文指出于烈士死後，「滿臉都是血」，並謂「自殺是一個謎，有許多疑點」。

江南人民武裝 奪取敵武器壯大自己
蔣匪地方團隊接連攜械投誠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綜合滬報訊：江南人民武裝奪取敵人武器壯大自己。蔣匪地方團隊在人民武裝威脅下，接踵攜械投誠。十月二十一號晚，浙東人民武裝數十名，一舉將鄞東梅墟衛警察派出所及附近鹽務公所附地槍械全部繳去。另據路透社南京本月二十日電：浙東人民武裝於十九日，已攻入黃岩東南重鎮海門。十月二十四號下午，京滬路上之吳縣（蘇州）滸墅關、管山鄉，突然出現人民武裝十餘人，將該鄉自衛隊包圍，俘獲團、班長兩人，繳長短槍十支，子彈百餘發。十月十八日清晨，人民武裝將距青浦城約廿里之八號橋樑焚毀。同日，由杭州駛吳縣之同興輪被襲擊。十九日，吳縣東渚鎮蔣匪自衛隊搜查由吳縣與西跨之輪船時，船中突出川手執武器之人與武裝，將蔣匪自衛隊教練尤文德俘去。十月十五日，江蘇常州七區南夏墅

晉察冀軍民配合主力作戰
一個半月殲敵五千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三日電）十月初至本月十五日，晉察冀各地地方部隊及民兵爲配合主力作戰，向蔣偽軍廣泛出擊，據不完全統計，共殲敵五千餘人。其中，大清河兩岸地武民兵協同主力，十月十日，阻擊南下增援清風店之蔣匪五個團兵力，即殲蔣匪千餘人，先後攻克雄縣、新鎮、容城、霸縣（該縣於十月二十九日復爲蔣匪侵佔）等縣城四座，及容東北沙鎮，平漢線上之松林店等蔣匪重要據點數十處，二次襲入平南之蘭賢平地南重鎮，並一度攻入距天津北十餘里之吳家嘴蔣匪據點，天津蔣匪大爲恐慌。全部排毀固安城至雙頭鋪、雙頭鋪至三河店及固安與新鎮間三道蔣匪苦心構築之八十里封鎖線，全部破除涿縣至高碑店間長達三十八華里之平漢鐵路及蔣匪新近修竣之琉璃河至周口店之平漢支線，使平保間蔣匪之鐵路交通斷絕，至今未能恢復。冀南擊退出陽原東井集川犯搶糧之閻匪保安十六團一部。

察北我輕騎英勇奮鬥 建立草原游擊根據地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四日電）活躍於察北大灘之我輕騎一部，經三月英勇奮鬥，於康保以北、張北、商都以北及正白旗、廂黃旗之租營地區，建立草原游擊根據地，轄有人口一萬餘，村鎮百餘處。戰鬥中，我輕騎曾攻毀賽興店、馬清河、集賢村等偽大鄉十一處，並攻佔蒙漢奸易軍地哈巴陵。我軍所到之處，羣衆紛起參軍，帶動前後板台、哈巴陵等二十餘村六千餘貧僱農民，並已掀起反「倒算」鬥爭，鎮壓了反動地主李恩生等七人，清算出大批土地牛羊和浮財。目前正配合我軍，積極鞏固擴展根據地中。

再談民兵扣獲逃亡地主 應否提獎問題
—叢一平同志來信與編者意見—

十月二十六日報紙（二版）關於民兵查獲外村地主，是否可給民兵從地主財物中提獎問題，這一問題是二分區七地會議討論的決定，當時也考慮到扣獲外村地主及其財物是民兵的職責，不應提獎，但又考慮到目前民兵思想很差，如不給予若干獎勵，對扣獲地主工作可能放鬆與怠工，以致受損失更大，而要民兵不給獎仍能積極查扣，又非最短時間所能奏效（特別目前大部地區連幹部也沒有），「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決定可從地主財物中經羣衆同意的抽若干獎勵，但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並且作爲村自衛時期內一種臨時辦法。我回來即傳達了（我自己不用說也同意），所以這事不能怪縣府（按指嵐縣縣府）同志，（這與嵐縣府的具體情況我不了解）（編者按：一平同志是嵐縣縣府的負責同志，爲什麼不去具體了解，對這類的問題，爲什麼說不了解呢？）。應批評及追究責任是我的傳達和思想，如果應批評的話，這裏順便提一下。

叢一平　十一月十八日

編者的意見

讀過一平同志來信後，我們有兩點意見：一是一平同志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模稜兩可的，實質上是不同意我們的意見；一是說明嵐縣府沒有責任。因此，覺得有再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一、民兵必須成爲自己的武裝，但過去的民兵組織不純，脫離羣衆的作風很嚴重，因此，必須以貧僱農爲骨幹的羣衆路線進行整頓，這是黨早已公開宣佈了的建軍方針中重要的一個問題。民兵扣獲逃跑地主，是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不應提獎，十月二十六日報紙意見中，已一再申述。二分區土地會議以「目前民兵思想還很差」爲理由，決定應給民兵提獎，這就會更加助長了所謂「思想很差」的民兵的貪污詐等行爲，這就更加無法達到改造民兵，使其眞正成爲農民自己的武裝之目的。提獎的辦法根本有害於羣衆，是很明顯的。我們認爲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二、嵐縣政府因和尚泉民兵查獲嵐縣逃跑地主及其財物，搶回嵐縣後，爲提獎與嵐縣縣府發生爭執，會四次寫信提與嵐縣縣府領導上一再提出正確意見，但他們毫不考慮，或與上級提出研討，而又站在什麼立場上要提獎？這難道不應該檢討嗎？難道能夠把責任完全推之於上級的決定嗎？（當然，上級也應檢討。）而一平同志來信，對問題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表面上又以純客觀的說明一切情況，實際上包庇嵐縣府，這就會形成本位主義的錯誤，對同志們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拒絕委員會的批評。因此，我們要求一平同志對這一問題作確定解答的必要。

重要更正

列登於十一月一日本報一版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的七、八、九三個月綜合戰績」內，「（5）以上兩項合計共殲蔣偽軍七個師部，一百零六個團又一個營」中，「又一個營」四字應取消。特此更正。

追悼陝甘寧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

陝甘寧邊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分院（前二十日報誤爲總院）院長徐竹同志，不幸於此次榆林戰鬥中，遭胡匪飛機轟炸，光榮犧牲。徐同……計較待遇地位，一貫艱苦卓絕，工作積極負責；對傷病員的關心，更是無微不至，曾榮獲多次表揚、模範……的醫務工作幹部，是我們革命醫務工作者的旗……來，同人等不勝悲痛！爲了更廣泛的發……村衛生教育材料，並請同時派代表前來參加追悼大會。

史警爺　蕭志功

法共告同胞書指出
法國需要民主政府
在政府裏法共要起領導作用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法新社巴黎訊：法共於二十日晚發表告「男女同胞書」，內稱：明日的政府準備打擊的對象，就是工人與全國人民，這種政府假如恰合美帝國主義的希望的話，就將不符合新法國的意願與需要。法國需要一個民主的政府，在這個政府裏，共產黨至少要起領導作用。宜實號召「勞工大衆團結和行動起來」，並鼓促在各地組織保衛共和國保衛工農業和國家獨立的各種委員會。

法全國工潮澎湃
已有七十五萬人罷工

（巴黎訊）法國工潮澎湃全國，二十一日罷工者已激增至七十五萬人。工人不顧反動政府的武力鎮壓，紛紛佔領工廠，並於各地組織罷工委員會，除巴黎、波爾多等已罷工的地方運動正在持續深入外，赫勞和羅尼省礦工以及南部煤田的礦工，都已奮起參加諾爾和加萊省的罷工。馬賽鐵路工人在全國鐵路工會決定支持罷工運動後，已使一切火車停開，郵局職工亦於二十一日商討響應罷工行動。土倫港的軍工人已開始捲入工潮。甚至法屬北非的奧蘭港亦已開始罷工。塞納省一切學校的教員停止授課。擴及全國之礦工罷工的威力，已使全國存煤減至危險程度，這使反動當局大為震恐，總統阿里奧爾要求工人們「安靜」，並召徵一九四七年度應服軍役的人，企圖加强血腥的鎮壓。

希民主軍空前擴展
控制希領土五分之四

（雅典訊）希民主軍自八月間開始反攻後，解放區已空前擴展。據法新社雅典十六日電稱：「現希民主軍控制了從伯特拉斯海灣之北以至南、保、阿三國接壤之邊界以及每一個山區，已超過希臘領土的五分之四，政府軍只控制着大城市平原與若干島嶼。」目前，希民主軍繼續勝利攻勢，據希民主軍廣播：在南部，民主軍部隊解放斯巴達附近的吉勞夫一帶地方。在北部，東馬其頓色雷斯指揮部所部，再度猛攻科摩特尼城。在西部，西馬其頓指揮部所部猛攻愛土薩城，並擊退敵人在克洛相幸區與麥陶蘇區之强大進攻。該部並在麥加里——拉薩區，與敵空軍協助下的兩個砲兵旅作戰，斃傷敵一百三十五人。

美帝對希狂妄干涉
激起全球一片怒斥聲

（各方訊）美帝國主義對希臘實行狂妄的武裝干涉，已激起希臘國內外的一片怒斥聲，一個正義的援希運動正在興起。希民主軍廣播痛斥希美聯合參謀總部的成立，證明美國正將希臘變為它的殖民地，變為它反民主與反蘇的軍事基地以及備戰的溫床，並為新戰爭的挑撥者。南共機關報「戰鬥報」以「帝國主義公開組織毀滅希臘人民」為題，撰文稱：「美希陸海空軍聯合參謀部的成立，是美帝國主義赤裸裸的武裝干涉，但也證明了它的瘋狂，因為這種無情的武裝干涉，正是證明他對希民主力量日益增長之恐懼。」南、保、羅、阿四國職工會代表會議於十九日在貝爾格萊德開會時，曾決議號召世界職工聯盟，建議聯盟通令各加盟職工會，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發起廣泛之援希運動，並在各國籌設援希常委會，着手儲集財物，予希臘人民以物質上以及政治上精神上之支持。羅馬尼亞各大城市正在「援助希臘人民全國委員會」之倡議下，籌備召開一切民主團體的援希大會。紐約「美民主希臘委員會」亦於二十一日召開群衆抗議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强調指出：「美國大多數人都反對武裝干涉希臘，並要求撤退一切駐希外國軍隊及軍事人員，立即停止運送軍器赴希。」巴黎區援希委員會亦請聯合國應對希臘人民負全責，立即延用其權威，以制止美國的武裝干涉。

（雅典訊）在希民主軍勝利攻勢威震下，美國帝國主義正加緊對希臘實行瘋狂的武裝干涉。在美國指使下，本月十七日已成立美希海陸軍聯合參謀總部，以美人任參謀長。為此，美國已派九十六名軍官及五十名其他附級人員，以及若干新戰術專家，啓程赴希，充當希臘參謀總部及分駐各部隊之軍事顧問，同時美國又擴大現駐希軍事使團人員與職權。美陸軍部長羅雅爾宣稱：該團人員將由二十六名軍官及十四名其他附級人員，增至九十名軍官與八十名其他附級人員。此外，美國更準備於必要時，直接出兵希臘，助希法西斯政府軍作垂死掙扎。據南新社雅典十六日電：美國在東海岸屯有增援降落傘部隊與增援海軍陸戰隊各一營，準備隨時開赴希臘。

南保羅阿工會代表決定
互派代表加强聯系
儘量組織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活動

（貝爾格萊德訊）南、保、羅、阿四國職工會中央代表，十八日起在貝爾格萊德舉行協商會議。該會乃由四國職工會中央發起，並取得世界職工聯盟總書記賽揚之同意後召開者，其目的在擴大及加强四國職工運動之聯系，出席者有保加利亞總工會代表普塞多及伊雷搭科娃，羅馬尼亞總工會代表亞波斯托爾斯列文，阿爾巴尼亞總工會代表米爾蔡勒斯，南斯拉夫統一職工會代表薩拉治基尼及彼得羅維區等四國代表。根據四國職工會中央之協議，決定四國職工會中央互派永久或臨時之代表，並組織四國職工會中央機關報，互派特派記者，組織藝術團體、突擊隊工人技術改革家及勞力卓著之專家的相互訪問等，以交換實際經驗，而提高四國工人之生產力。四國代表會就巴爾幹政局有所商討，並發表聯合聲明，略稱：會議一致決定，職工運動應盡量組織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活動，揭發其反動理論與其對世界地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而發之侵略計劃。

從底底下看起
——翻身農民旅梅兒談發動羣衆經驗——

紀雲記

初到一個村子，老實可靠的貧僱農一下是看不出來的。過去有些幹部下鄉，看不起底底下的窮人，嫌他們不識字，又不會說話，說給一陣也不頂事，儘找那些能說會道的人，因此上，老實窮人甚也不問。開動會，窮人蹲在一邊不敢說話，由那些少數人尖毛長能說會道的人出主意，往起吼：「同意不同意？」老實人沒辦法，就說：「同意。」心裏未盡同意，思謀下一個意見不知道，說啊不該說，怕說錯了，那些人就要卡住咱：「你是甚思想啊？」咱論，步就是實號號人。因上，就這陣兒作工作，此從僱貧看起，咱是從底底下看起（即先從貧苦老實人着眼——記者）。

老實人翻處可多咧！是咱親身經歷過的。第一種是打不破父子情面，再一種是怕大多數人沒起來，自己說出公道話，一轟子反對咱就要吃虧。又一種是怕說錯話給人打擊回去。還有一種是怕當了幹部啦，代表啦，誤工不起，一天不勞動就過不去。

要打破這種種顧慮。一方面終得把政策交代清楚，把利害關係說清楚。咱工作可困難咧！不識字，說個「告農民書」吧，咱好找個識字的人唸唸，咱給大家解釋，到那搭不懂，咱就解釋到那搭。老實人記不清這多條條，咱也記不清這多條條的。再一方面，老實人要多給他們說，把自己心病打比，他們也會慢慢的思謀上了。好比咱有個親舅舅，是瓦窰「新泰元」的常槓，作過五十來年生意。咱那時候是侍候人家，咱到人家門上，不是叫咱擔水就是切草。輪到吃時候，給咱吃窩窩。人家來咱家，就忙得請吃還、請吃那，這些事情，愈思謀愈心恨。咱這陣兒不用溜舐人家了，還有甚打不破情面。

瓦塘寨幹時，羣衆對咱親叔老子有意見，他當幹部不關顧窮人翻身，他自己先買了許多好地好住處，窮人輪不到。會前羣衆背地咯吵，到了會上誰也不說？咱看來他做的不合適，首先提了出來。咱走有甚說甚，毛主席滿是咱大家翻身，咱對誰也不用怕，也不怕父子情面，幹部好就擁護，幹部沒着咱謀下利，就慣，決不要他。

再說，怕誤工，咱也能把咱打比。瓦塘開初土地改革時，咱甚也曉不得。工作團誘了誘（啓發誘導之意——編者），咱也敢說話了，親戚父子情願也不怕了。不過那陣陣咱也不是澈底覺悟，七月裏叫咱去分局開會（一地委土地改革工作會），咱心想：「黑摸摸的甚也不知道，地也沒有鎖出來，家裏也沒吃的，咱走了二十天，家裏怎麼辦了」，後來又估計：「管他們咧」，走了他們自己想辦法。」開會泡來時候，才澈澈底底覺悟了。知道現在主要的是咱忠實可靠的人作工作，咱雖不識字，但咱走到那裏也不會包底、自私，因此，咱出來幫收窮人翻身是如意的。也不怕家裏沒吃的；羣衆眼光大，有甚困難，羣衆會照顧的。羣衆見咱出來工作，穿不上棉褲，會上就有人說：「那人窮，快把果實東西給縫上條棉褲，叫他綁上出外幫助工作。」

會上不說話的人，咱就白日找他們啦喳（談話），把咱自己受過的恓惶告訴他，他也會說起話來，話說到他心上了，他就容易覺悟。好比咱自己，七歲上死了娘，光有個爹和兄弟。咪大（爹）年……來攬工，一氣攬下三十年，甚也沒個閑下，就給咱娶了個婆姨。咪大攬工時，天天吃冷飯，得了心疼病，幾年下不了炕。咪兄弟十二上跟咪大出去，候人給人家哄孩兒，被地主叱，喚成瘋瘋顛顛甚出不能作，後來給日本人害了。咱自會動彈就跟着咪大受苦，一氣攬了十二年工，養不活他兩個（父親兄弟）。那時候，瓦塘趕會，人家有錢的買吃的，沒錢的，唱戲時候，咱不敢上街看戲，怕走來個親戚，就沒東西給人家吃。只好……閉在地上，……心裏思謀：「這樣的活法，活着作甚」咱攬工，正月初一起，受到年三十夜，回去沒吃的，過不去，大年黑夜還得給人家擔水掃院，咱一年年倒閣下的，到那裏去了？咱種人家地，說下死租一石，不管年景好壞，打下五斗，也得給地主交一石；還得一錢一錢甚……過了，才能交起，這是甚來？」說到這搭，窮人心裏自然會覺悟，這是實在的，也會喚醒起來了。窮人知道了為甚窮，知道這時候共產黨扶咱翻身，咱要自己起來幹。

被俘的敵人像落水鷄
——清太徐地方武裝戰鬥故事——

楊德千　汪洋

十月十一日夜，子弟兵進至將軍莊。

第二天清早，咱兵捉住兩個閻匪便衣；從密訊中，我們判斷出了敵人的行動，部隊馬上即佈置陣地，戰士們都隱蔽好，聽候命令。

片刻，一個騎自行車的敵人風馳而來，「叭！」的一槍，那敵人就從車子上翻下來了。

半個鐘頭後，十一個閻匪鄉武裝走來了，戰士們從門縫裏數着：「一個，兩個……九個。」當敵人進到一街裏時，我小司號員史茂勝一把大門一開，「叭」的一槍就打倒一個敵人，院裏的戰士們一聲「同！」一個個像潮水般撲出去，一個個明晃晃的刺刀逼住了敵人：「不准動，把槍放下！」當時就有七個敵人馴服的放下武器，作了俘虜。

一個敵人向村外跑，我×班戰士孫德寬追上去，活捉住敵人，並繳了槍。只有兩個在半路上偷老百姓花生吃的敵人逃走了。

×　×　×

太原縣閻匪汾東八大鄉工作隊隊長兼王家堡鄉長楊瑞昌，從跑回去的敵人口中，得到了將軍莊的情況，這個傢伙，還以為我們人不多，就帶領三十多個閻匪鄉武裝，從窩地裏向我撲來，我哨兵發現敵人後，打了兩槍，村內部隊即迅速佈置在渡村堰上，不夠死活的敵人仍向我撲，我發起衝鋒，當即把敵人圍垮。

我以包剿之勢，一直把敵人壓到汾河岸上，膽小的敵人連褲子也顧不的脫，跳下水直竄逃命。

敵機槍射手，逃至河岸，臥倒企圖向我射擊，我×連戰士段三貨鬧在最前面，他手急眼快，早投去一顆手榴彈，敵人見勢不好，扛着機槍朝河對岸跑，剛跳下水，我密集的子彈即掃射過去，把敵人機槍打落下水。

跳進河裏的敵人，陷進泥裏，拔腿不能，我戰士們在岸上喊：「快繳槍！」但敵人還要跑，我僱工出身的戰士劉候小撥點臥倒射擊，連打四槍，命中三個，一個敵人爬上河彼岸，剛立起要跑，「叭」的一槍又倒下了。

我某班副邊二貨見劉候小把河裏的敵人打傷，他即跳下河去收了敵人的武器。

汾河水被閻匪的汚血染得發紅，被俘的敵人像一個個的落水鷄，在我子弟兵面前發抖……

我一天內接連着的勝利戰鬥中，共殲敵三十八名，繳獲步槍十六支、手榴彈四十×、子彈五百餘發、自行車一輛。